

《衡酒文化》之一—— 一酒泯恩仇

■蒋 南



汉代漆器君幸酒

敕勒川，阴山下。
天似穹庐，笼盖四野。
天苍苍，野茫茫，风吹草低见牛羊。

北朝太武皇帝拓跋焘亲自率领北魏铁骑，灭亡了夏国、北燕、北凉等诸多政权，统一了中国北方。望着蓝蓝的天空，踏着茫茫的大草原，拓跋焘并不是很得意，他似乎觉得自己的视野还不够宽广。拓跋焘联想到最后一个对手，江南的刘宋皇朝。如果把南朝刘宋消灭掉，朝局又会是怎么样一番景象呢？塞上草原，大漠孤烟，水乡泽国，雨雪霏霏；南方的空灵、秀气，北方的雄浑、壮丽；南方飞觴酌酹酒，北方跨骏马喝马奶。这一切在拓跋焘脑海里构成了一幅幅美轮绝伦的图画。

对于南朝的军力，二十年前，两国之间有过一次较量，南朝名将檀道济以及水军和守城的技巧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。拓跋焘决定此次以打猎为名，率领十万步骑突袭宋境，

就是为了试一试南朝的实力。
这时，南朝在宋文帝刘义隆的治理下得到很大的发展，人民丰衣足食，一片繁荣景象，迎来了汉代之后最好的时期，被史学家誉为“元嘉之政”。刘义隆也深知指挥打仗并非他所擅长，然而，文治的成就使他不禁有些飘飘然，产生了收复河南失地的念头。加上大臣们也争相上奏献策北伐，刘义隆便下了决心，认真地进行准备，即将采取大规模的北伐行动。

至此，两军已形成针锋相对之势。看来，一场战争似乎在所难免。
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（450年），拓跋焘率主力大军杀奔彭城（今江苏徐州），南朝大将臧应被俘。彭城兵多粮少，江夏王刘义恭准备弃城南逃。长史张畅反对逃跑，正气凛然道：“大军一动，百姓逃散，我们什么地方也去不成。城中粮少，尚可坚持，岂可舍万安之计而就危亡之道。如果刘公真的打算走，下官请以

热血污公马蹄。”武陵王刘骏向来血性，信誓旦旦地对刘义恭说：“叔父既为总统，去留非我敢干预，道民（刘骏的字）作为城主，弃城奔逃，实无颜再见朝廷，必与此城共存亡！”从前线回到彭城的沈庆之建议刘义恭以精兵为外翼护卫北上。沈庆之懂得，只要北方根据地驻有大军，魏军无论如何不敢长久待在江准。

刘骏是刘义隆的第三子，死守彭城之策决定了整个战局的走向。拓跋焘见势，弃彭城不攻，进军瓜步，仍然顾虑南北受敌，不敢渡江，魏军撤兵之后，彭城宋军迅速恢复失地。

果然，魏军打过长江去，根本就是作秀。别说没有战船，即使有了战船，习惯马背上生活的鲜卑勇士驾驭得了颠簸不平的船只吗？赤壁啊！赤壁！拓跋焘饮了一口水，凉气袭遍全身。

拓跋焘登上亚父冢（范增之墓）远眺城中。楚风汉韵古彭城，龙争虎斗几千秋。楚霸王项羽秋风戏马已成往事，这座淮北军事重镇在黑压压的甲兵守卫下岿然屹立。拓跋焘深知攻城决非魏军强项，为探明守军虚实，他玩起心理战。

于是，双方唇枪舌剑，你来我往，纵横捭阖，古彭城见证了南北朝一场精彩的外交争锋。

双方舌战打成平手，拓跋焘未能从宋军口中得到任何有价值的军事讯息，一声令下，鲜卑大军蜂拥而上，架起云梯攻城，宋军顽强抵抗，挫败魏军的攻击。正当宋军将士神情紧张地等待魏军新一轮疯狂进攻时，却发现数十万魏骑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其实拓跋焘这个人很果断，对心里没有底的仗决不打下去，于是他有了退兵的打算。但他十分钟爱南朝的酹酒，这可是南朝的贡酒。拓跋焘小的时候，南朝皇帝经常要赠一些酹酒给他父王拓跋

嗣，拓跋焘每每回味酹酒的滋味，便会在心里暗自称赞：那才是天下最好的美酒！他想既然战争没捞到利益，不如带些酹酒北归，也是值得。

拓跋焘派被俘宋军将领臧应来到彭城小市门下向城上守军喊话：“魏主致意安北（刘骏的军号为安北将军），远来疲乏，若有酹酒，可以分一些来。”守军有认得臧应的，忙打听消息：“虏主亲自来了吗？”臧应答道：“自来。”守军急忙问：“今在何处？”臧应举手指向西南方向。守军又问：“士马多少？”臧应回答：“中军四十余万。”

说实话，刘义隆文治还可以，武略确实不敢恭维。这次双方交战中，宋军伤亡很大，不得不从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守。守将向刘骏汇报了魏军有意言和的情况后，刘骏凑请刘义隆同意，回复道：“给他两器车酹酒（器车：器指银瓮丹甌，车指马车）。听闻北方有骆驼，可遣人送来。”拓跋焘很伟大，第二日凌晨，魏国使者北朝尚书李孝伯带着骆驼、貂裘和骡子来到小市门下。

刘义隆借坡下驴，他也不想把这场燃烧到家门口的战争继续下去了。宋使田奇带着酹酒和奇珍异果回赠，拓跋焘取过酹酒就一通痛饮，并以礼品中的黄柑下酒。《资治通鉴》卷一百二十五记载：“魏主得黄甘，即啖之，并进酹酒。”《续修四库全书·子部·酒概》也记载：“酹酒最有名，即魏太武得，便大进者。”当时，左右侍从对拓跋焘附耳低语，怀疑食物里有毒药。拓跋焘没有回答，举手指天，把孙子拓跋浚叫到身边，诚恳地对田奇说：“我远来至此，非为功名，只想继好息民，永结姻援。宋国若能以女妻此孙，我以女妻武陵王，自今匹马不复南顾。”

北魏正平元年（451年）正月，拓跋焘在瓜步山大会群臣，魏军沿江举起烽火，退军了。

《中华文化之美》之一—— 从《清明上河图》中感受宋代都市生活(上)

■刘 洁

前面几期我们探寻了围绕在《清明上河图》的诸多迷团及其产生的历史背景。但是，要真正感受画中的神奇之处，还是要浏览画面。接下来这两期笔者陪同大家走进《清明上河图》，感受北宋都市汴梁的城市生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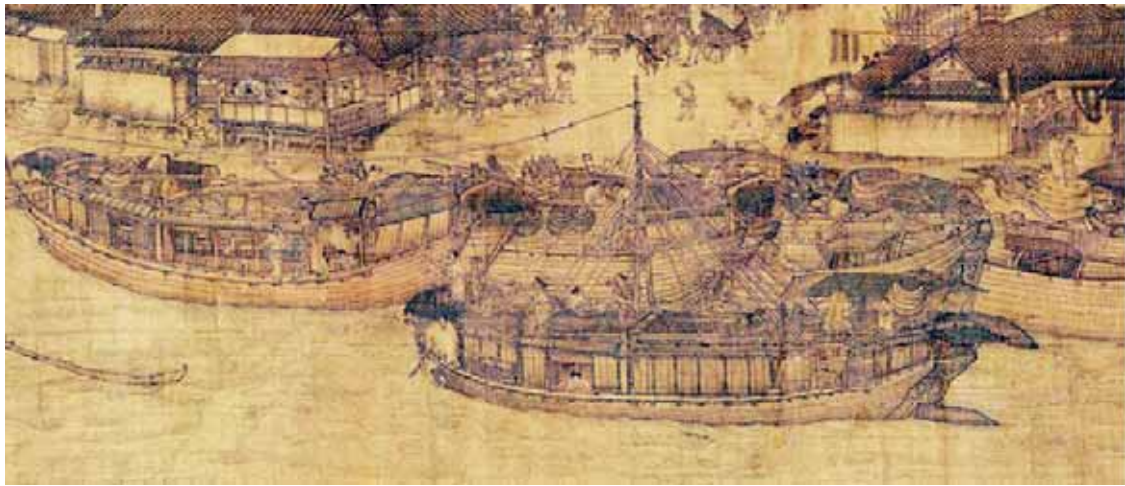
《清明上河图》高 24 厘米，长 5.28 米，是幅长卷。依中国长卷观赏方式，左手是时间的未来，右手是时间的过去。看画时，一边卷一边放，一段接一段，犹如看一场电影。

打开《清明上河图》，传来“哒哒哒哒”驴子的蹄声。没有看到汴京城的繁华，而是在有点荒凉的田野上出现了一队驴队。一个牧童牵着领头的驴子往左边的小桥的方向，准备过河。这是一个进城的暗示，预告城市要靠近了。这里的小桥由几根木头搭建，跟后面的桥梁很不同，有点简陋。树木自由生长，有一棵树从根部开始横过来，完全没有人工干扰的痕迹。郊外与城市有很大的差别。宋代已经开始有行道树，等到城边后，树木都是人工精心修理过的。

再过来一段是近郊的农村，有瓦房也有茅草房。即使是瓦房，屋脊的线条也并不直，让人感觉这种房屋并不稳定。有一处断墙，大概是风化的结果。有一些农具，后面是农田。前面的道路看起来凹凸不平，大概一下雨就会变成泥泞路。从这里可以看到城乡慢慢演变的过程。

第一个在《清明上河图》上题跋的张著说张择端擅长界画。所谓界画是借用界尺来画画。但如果大家看这一段，怎么样也不能说这张画是界画。如果大家对比《清院本·清明上河图》，就知道那才是一张界画。而张择端的画是“兼工带写”。既有工笔画、界画的工整和精密；也有文人画写意上的创造性和艺术性，具有很高的美学品味。

接下来的几棵柳树，更能看出其“兼工带写”的特征。这些柳树大概是汴河边的河堤树，有可能是从隋朝时期开始种下的。每年冬天砍伐，春天再发新芽。所以树底下的部



《清明上河图》汴河片段

分有粗壮的树干、树榴。这种榴跟结的画法就是文人画的写意画法。从这点来说，比起范宽、郭熙的山水画也并不逊色。张择端原本就是个文人，自然受到文人画的极大影响。

我们在一座城市生活了几十年，熟悉城市的每个角落。可真要让你去用相机或者手机去记录下这座城市，拍成电影，大概很难知道从哪里入手才好。张择端并没有一开始就画城市，而是从郊外、从农村开始，让观者体会到城乡的不同，这样才能知道城市的伟大。

再过来一段画，就是我们前面多次提到过的从郊外游玩回来的花轿队伍。《东京梦华录》记载：“轿子即以杨柳杂花装簇顶上，四垂遮映。”可见春游回来轿子上插花是北宋人的习俗。下面画的是一队出城的队伍，走的是相反的方向。出城的队伍像是一对夫妻和几个随从。夫妻俩都戴着风帽，太太在前面骑着小驴，丈夫跟在后面。太太回头看看丈夫有没有跟上，好像很关心又很担心的样子。城里人到了郊外后有点缺乏安全感。

《清明上河图》几百上千人，在原作上人物不过只有小手指头那么大。张择端用肉眼画画。可是当我们放大后，可以看到画中的人物，有喜悦的、忧伤的、期盼的、失落的、开心

和不开心的都能看出来。不同的人物不同的穿着打扮，不同的身份，都清清楚楚。张择端让画中每个人都有其特定的角色，都赋予一个特定身份和一种心情，随处可见都是是一种戏剧性，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大导演！

接下来很重要的一段——汴河。早期城市的发展和繁荣与河流有着密切的关系。罗马的泰伯河、巴黎的塞纳河、伦敦的泰晤士河、河流是交通运输的工具，是灌溉的来源，是居民赖以生存的需要。城市的商业区也与河流相依存。北宋之所以定都开封汴梁，也是因为有这条能通南北的汴河。犹如现代城市的供给，绝大多数是靠高速公路从各方面运进城里。古代的河流和现在的高速公路一样，是城市几十万人、几百万人的生活线。

进入汴河，是一长排的大船。大概是从江南来的漕运，也有学者考证说是运私粮的船只。五六艘大船形状有细微差异，描绘得极为精密。船上的缆绳、桅杆、舢舨、甚至一根一根的铆钉，都清清楚楚。《清明上河图》之所以能做成动画，在于张择端画面的写实性和细节表现力非常强。而如果大家去看《富春山居图》，会发现连船都只有两笔，更不要说钉子了。这就是宋画跟元画的很大不同之处。元朝以后，中国绘画少细

节，重意境，很少写实。
这艘船上面有很多船工在忙。有趣的是，下面船舱里出现了一个小空间。透过窗户看到的一个小小框景，一个妈妈带着一个孩子看着水面发呆。她应该是从江南来的人，忽然进了京城，感觉离家好遥远。可是这个水跟家乡的水是联系在一起的。张择端在这里画的不仅仅仅是一条运输河，也是一条心灵之河。

这个船舱里也有个小人物，眼睛盯着一个大灶上面的锅子，大概是钓到一条鱼，专注地煮鱼，只想好好地吃一顿，犒劳自己。这么巨大的画，却可以在这么小的空间里来描画一个小人物的小小快乐。而这些小空间、小人物、小细节的描绘，是张择端的画里最迷人的部分。

这里有一条小渔船，船上晾着洗好的衣服，一位妇人正在倒水。岸上有位戴着风帽的文人，正看着他们。他们身份不同，但回头那一瞥，生命中的某一种共同性在那一刹那间发生了。城市里常常会有一些特别的相遇。

这是城市不同的阶层，可是对张择端来讲都是平等的。无论是官员百姓，各自有各自的生存空间。这只是有城市才会给予的价值。

同在一个城市，共同分享城市的繁华，分享同一个家园。

诗咏本草

古诗词中觅良药之一——人參
百草之王生山谷

■譚浩泉



人參

草木异所禀，苦甘分炎凉。人參独中和，群药敢雁行。虽微眩眩力，颇著难老方。譬之古循吏，有益初无伤。安神补五脏，自使精魄强。罗浮仙者居，灵质不自藏。

苏过《人參》

苏过字叔党，号斜川居士。苏轼幼子。苏迈苏迨苏过兄弟三人都秉承家学，苏过才华最为突出，诗词赋文书画都很擅长，很有苏轼遗风，当世评价说“苏氏三虎，季虎最怒”，所以苏过有“小坡”之称。

苏轼贬谪岭南，唯苏过随行侍奉。徽宗建中靖国元年（1101年），苏轼去世，葬河南汝州郾城小峨眉山，苏过遂家颍昌小斜川，因以为号。有《斜川集》。无独有偶，其父苏轼亦作过《人參》诗，其诗云：“上党天下脊，辽东真井底。玄泉倾海腴，白露洒天醴。灵苗此孕毓，肩股或具体。移根到罗浮，越水灌清泚……”父子二人同时诗赞一种中草药，算得上一段佳话！

中草药里面，名头能够比人參还响亮的，可谓寥寥无几。古往今来，关于人參的诗词咏叹和故事，亦可谓车载斗量！近代大量人參传说流传在东北长白山地区。它主要是从事挖参的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，旧的盛传不衰，并不断产生新的故事。其中，相当一部分人參传说和清代

《系统汉语》拾零之 63—— 鸪:表达健康长寿的美好祝愿

■李 银

中国历史上最硬核的“老年证”，并不是现在挂在老年人脖子上或揣在兜里的，而是拄在手里的鸪杖。

1959 年秋，在甘肃武威市凉州区新华乡磨嘴子村，考古队从一个东汉古墓中挖掘出一根拐杖，上面悬挂着一捆木简，记叙了它的来历和用途。原来，这是汉代皇帝专门颁发给七十岁以上老人的。诏令规定：凡是持有此杖的老者，身份虽相当于“六百石”的郡丞，但待遇更高：做生意不用交税，种田不用交租。出入官府，不用下跪。连专供皇帝行车的“高速公路”，他们也可以走。如果不是首恶，没有杀人、伤人，犯了事也不追究。如果有谁敢于殴打、欺辱他们，不管是官吏，还是平民，都将处以死刑。因杖首镶嵌有木雕的鸪，史称“鸪杖”。

这一规矩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？东汉应劭《风俗通义》记述：传说刘邦遭项羽派兵追杀，被迫躲进一灌木丛。追兵到此，见有鸪鸟在林中鸣叫，以为里面没人，便没进去搜寻，刘邦因此得以逃命。刘邦当上皇帝后，为了感谢鸪的救命之恩，就制作鸪杖用以扶助老人。

但鸪跟养老有关，并非源自汉代。《周礼·夏官司马》记述：“罗氏掌罗鸟鸟。蜺则作罗罽；中春罗春鸟，献鸪以养国老，行羽物。”说明周代就有了。之所以选择鸪敬老，《大戴礼记·夏小正》说：“鸪者，不噎之鸟也。欲老人不噎。”是因为老人牙齿不好，不便咀嚼，所以容易被噎住。而鸟类中，只有斑鸪、鸽子类与众不同，它们能低下头把嘴伸到水中，像人用吸管吸饮料一样吮吸水。其它鸟喝水时，都是喝一下，然后扬起脖子，把嘴朝上，让含在口里的水流到肚子里。

至于由鸪改成杖，唐代《艺文类聚》认为是“《周礼》罗氏献鸪养老，汉无罗氏，故作鸪杖以扶老。”可鸪杖也并非始自汉代。早在 3500 年前的青海湟源县“卡约文化大华中庄类型”遗址中，就出土有两件铜鸪杖首。《春秋左传·昭公十七年》记载：“祝鸪氏司徒也，鸪鸪氏司马也，鸪鸪氏司空也，爽鸪氏司寇也，鸪鸪氏司事也，五鸪，鸪民者也。”这“五鸪”是少昊氏族设置的五种官职，鸪杖当是他们的身份凭信。因此，全国多地，尤其是江浙一带，就出土了许多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鸪杖。

“五鸪”是什么鸟，而被人如此看重呢？“鸪”字从鸟从九，九亦声。“九”，甲骨文作𠂔，象曲指为钩形。今天，我们用手势语表示数字 9，也正是弯曲食指。因此，用“九”为声旁的字也多指屈曲。如：“解”，《玉篇》：“解牙。”解上钩弦发箭的机具。“尻”，

以来山东、河北等地流民开发关东地区的历史背景有关。这些传说从多方面反映了挖参人的善良、勤劳、互救互济、不畏艰辛等优秀品质。有的传说，鞭笞了那些忘恩负义的贪心者。如《棒捶雀与赶山王》《人参姑娘》《童子参》《刺官棒》等，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。这些故事往往充满着神奇的幻想。如善良的老头神会帮助挖参人挖到宝参；美丽的参姑娘会和年轻的挖参人结成伴侣；毛驴参可以不吃草料而为穷哥们儿开荒种地；龙参放到水里，河水就能长流不息，消除旱灾；深山的梅花鹿，林间的雀鸟，乃至一草一木，都会成为挖参人的忠实朋友和生活助手，人參也都被人人格化了。

人參以其宿根酷似人形而得名。生长于北纬 33—48 度之间的海拔数百米，并以红松为主的阔叶混交林或落叶阔叶林下，产于中国东北、朝鲜、韩国、日本、俄罗斯东部。又名圆参、黄参、棒槌、人街、鬼盖、神草、土精、地精，自古以来就被人们看成是“百草之王”，它的肉质根为著名强壮滋补药，味甘微寒，主补五脏，安精神，定魂魄，止惊悸，除邪气，明目，复脉固脱。具有大补元气，补脾益肺，生津，安神益智的功效。主治气虚欲脱，脉微欲绝，脾气不足，中气下陷，肺虚喘咳，气短乏力，津伤口渴，虚热消渴，失眠健忘，心悸怔忡，血虚萎黄，阳痿宫冷等。

采人參很有仪式感。放山人发现人參并喊山之后，要立即用棒槌锁锁住棒槌。棒槌锁的红线绳缠在人參的芦头上，用秸杆搭成房架子，意为给人参换个新家。放山人称挖参为“抬棒槌”。“喊山”与“接山”后，把头就会大步流星走过去，拿出快当绳把人参栓起来。用两枚铜钱分别搭在插在地上的索宝棍或树枝上，防止棒槌“跑掉”。挖棒槌是很复杂的细活儿，一般由把头来干。把头用手扒出人參周围的乱草树叶，开出“盘子”，用快当签子仔细拔除人參周围的泥土，从人参秸秆下面的芦头开始捋着挖，直到人參全部根须露出，任何细小的根须都不能挖断。人參挖出后，要“打参包子”。抬棒槌时要把成熟的参籽儿散播到土里，长出参来留给后人。

《增韵》：“脊骨尽处。”“究”，《说文》：“穷也。”《广雅》：“窟也。”“馗”，《说文》：“九达道也。似龟背，故谓之馗。”“髡”，《广韵》：“乱发也。”即头发屈曲、相勾连的样子。“**趋**”，《类篇》：“足不伸也。”

因此，“鸪”应该也是指其屈曲。比较斑鸪、金鸪、绿鸪、果鸪、皇鸪、鸪鸪等几种鸪，你会发现，它们的共同点就是上喙往下勾曲。所以，古人将上喙勾曲的这类鸟统称为“鸪”。鸪的喙也是这个样子，便也被当作鸪。《礼记·王制》：“鸪化为鸪，然后设罽罗。”《礼记·月令》：“始雨水，桃始华，仓庚鸣，鸪化为鸪。”认为鸪与鸪可以互相转化。这本来是违背科学的错误认识，但古人一直深信不疑。东汉郑玄注《周礼》：“是时鸪化为鸪，鸪与春鸟变旧为新，宜以养老助生气。”

这类曲嘴鸟大致包括鸪鸽、鸪（鱼鸪）、杜鹃（布谷）、鸪、斑鸪等。《诗经》中多有描绘，开篇《周南·关雎》：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。”写鱼鸪和鸪，旨在表现“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”，指男女之爱。《召南·鵲巢》：“维鸪有巢，维鸪居之。”写布谷鸟飞进了喜鸪的窝，旨在表现“之子于归”，指女子的出嫁。《卫风·氓》：“于嗟鸪兮，无食桑葚。”写斑鸪的贪食桑葚，旨在表现“士也罔极，二三其德。”指男子的变心。这些基本上写的都是男女之情，跟养老没有关系。与尊老有关的为《曹风·鸪鸪》：

鸪鸪在桑，其子七分。淑人君子，其仪一兮。其仪一兮，心如结兮。
鸪鸪在桑，其子在梅。淑人君子，其带伊丝。其带伊丝，其升伊墜。
鸪鸪在桑，其子在棘。淑人君子，其仪不忒。其仪不忒，正是四国。
鸪鸪在桑，其子在榛。淑人君子，正是国人。正是国人，胡不万年。

“鸪鸪”，即布谷鸟，或称杜鹃。是一种巢寄生鸟，将自己的卵偷偷地下到别的鸟巢里，让别的鸟为其孵化、哺育。而且只下一只，这只幼鸟会先孵化出来，出于本能，它还会残忍地将其它卵弄出巢外。“鸪”犹“捐”也，过去，人们还以为它是好心，将自己的卵捐给别的鸟做义子。殊不知它堪称鸟类中最奸猾的了。

“鸪”从“尸”，甲骨文作𠂔，象人箕踞之形。指坐着不动，代表死者受祭的人。因此，“尸”就是坐享其成的意思。称杜鹃为“鸪鸪”，应该就是指其不筑巢、不孵卵。所以“其子七分”，分布在不同的巢穴里。这颇符合高龄老人的特点：老人年纪大了，就像不会筑巢的杜鹃一样，已经不能自食其力；子女也已经成人，为了为国事，四方奔走，也难以尽心侍奉。同时，诗中也就表达了“胡不万年”，即健康长寿的美好祝愿！